

DOI:10.13288/j.11-2166/r.2022.10.001

学术探讨

中医辨证的象思维属性及对微观辨证的指导价值

徐云浩¹, 王洋^{1,2}, 陶文娟^{1,2}, 李明珠³, 许洁夏⁴, 李灿东^{1,2}✉

1.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省中医健康状态辨识重点实验室,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 350122; 2.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四诊智能诊疗设备研究中心; 3.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4.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摘要] 微观指标是中医辨证不可忽视的重要素材, 如何使微观指标融入中医辨证的思维过程, 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微观辨证体系,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象思维是构建中医学人体生命模型的关键思维, 中医辨证是从物象(症)到意象(证)的思维过程。认为现代医学运用微观指标为物象直接到疾病本质(形而下之体)的“破象”过程, 而微观指标参与中医辨证则应遵循物象-意象-病证本质(形而上之道)的“立象”历程。据此提出微观指标可通过取象比类赋予其中医学内涵, 而证素辨证可以为取象比类、构建微观辨证体系提供现代方法学工具, 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拟合分析可进一步优化取象比类的结果。

[关键词] 象思维; 微观辨证; 辨证论治

象思维是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主导, 也是深入理解中医学内涵的原创思维方式^[1]。近年来, 微观辨证作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成果, 补充与发展了以司外揣内为代表的传统中医辨证, 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但如何看待中西医运用微观指标的思维差异, 使微观指标融入中医辨证的思维过程, 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微观辨证体系, 是目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象思维贯穿中医辨证全过程, 本文通过分析象思维在辨证应用中的思维路径, 旨在为微观指标融入中医学辨证体系提供切入点, 进而通过象思维构建起中医辨证承古拓新的桥梁, 推动中医诊断的现代化、客观化的发展。

1 象思维是中医思维方式的核心

中医学宗“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 促进了中医学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形成。“气一元论”认为人与自然同源、同构, 人的脏腑气化与天地内在规律相通、相应, 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类比推理的整体思维模式的理论基础。在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描述时, 古人认识到概念思维的局限即“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故“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上》), 借象为天地万物的表意说理之符号, 从而依象为凭, 寻象观意, 尽意悟道。

象, 有具体可感的客观物象, 如面象、舌象等; 亦有从物象中抽象出来, 按照主体目的重新建构的、反映其共同属性和本质的意象, 如阴阳、五行、病证之象。象思维即是在观象、取象的过程中, 以象符号为工具, 通过归纳、联想、象征等方法, 建立起物象与意象的关联性思维, 而揭示世界的本质规律并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 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世界观^[3]。

《后汉书·郭玉传》言:“医者, 意也。”中医学以人体外在之“象”为出发点, 以气、五行、阴阳等象符号为依托, 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 构建了以藏象、证象等为代表的象模型, 来阐释生命和疾病的本质以及诊断、防治的机理。如中医学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时, 借助五行等象符号的中介作用, 将人体五脏六腑、精神情志、形体官窍等与物候、时辰、方位、颜色等自然界四时五行相联系, 并根据各自的功能属性分门别类, 分为五大系统, 使藏象概念实现了从单纯的解剖层面的实体器官到功能性意象概念的转变, 并赋予其时空统一、天人一体、形神合一的特质。《素问·五脏生成篇》云:“五脏之象, 可以类推。”只要功能关系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这种取象范围就可以不断扩展。在疾病认识上, 中医学以“证象”作为多种病症表现的结论, 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系统, 而所谓的“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U1705286)

✉ 通讯作者:fjzylcd@126.com

象”“舌象”，本质都是一种意象^[4]。可以说，因于象思维，中医学摒弃了机械、还原分析的实体研究方法，依托象符号构建了以“气-阴阳-五行”为基础的虚性思维模型，使研究对象从物质实体转换为功能实在，从而使中医学走上了超形态的功能性研究之路^[5]。象思维成为了理解中医学人体生命模型的关键思维，并成为中医思维方式的核心。

2 中医辨证是据象辨证的象思维过程

中医辨证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的“象”进行识别、归类、分析整合的过程，象思维贯彻中医辨证的始终。

2.1 中医辨证是从物象到意象的思维过程

2.1.1 天地人三才并察，四诊合参——物象（症）的采集过程 临床资料的收集过程即是物象的采集过程。症是症状与体征的总称，是观察者对人体生理病理征象的采集结果，也是患者或医者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朴素、未经加工的动态整体之象。中医学通过象思维构建的宇宙统一模式的世界观，贯通了天、地、人三才，为全面采集病象，考察致病的原因和对病变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四诊合参则可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分析，提高取象资料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2.1.2 司外揣内，以象辨机——意象（证）的形成过程 证是显层之象与隐层之机的统一体^[6]，中医辨证主要是从疾病的外在征象（物象）去探究人体内部阴阳寒热虚实的变化情况，即通过“司外之象”实现“揣内之机”的思维目的，其思维过程以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藏象经络等象模型作为基础。如《素问·痿论篇》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即是从表现在外的五色与五体的异常，依据五行建立的脏腑模型，定位相应的脏腑病位和病性，进行辨证诊断。因此，中医的证本质上是一种可资察证的意象^[7]。

2.2 中医辨证思维过程的基本特征

2.2.1 察象体道，道器合一 《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曰：“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人体是气化出入的生化之器，是具有动态功能的物质存在。中医诊断以物象为始，以意象之证推断疾病变化规律。《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以象类之，以阴阳、五行失衡概括之。中医学证的本质属于“形而上之道”的范畴，是与宇宙同构同源的稳态规律的失衡。因此，中医辨证是物象-意象-体道的思维过程，是依托人体生化之器对疾病之道的体

悟过程。

2.2.2 模糊动态，物我一元 察象体道，要求医者透过动态变化、纷纭复杂的象资料，集中思维能力进入特定的疾病境界，体悟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达到物我两忘、主客无别的状态。其思维过程以象为工具，因而对症状的描述和辨证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选择性和宏观模糊性的特征。如中医学对体温异常的表述是发热、恶寒的阴阳两分法，对程度的表达则是“蒸蒸发热”“翕翕发热”等象征、比喻性描述，准确化、客观化程度缺乏。因此，王永炎院士将中医辨证过程概括为“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7]。象思维是辨证思维的核心，赋予中医辨证以本质性、动态性、模糊性、主观性和“重道轻器”的特征。

3 微观辨证的现代应用及发展局限

20 世纪 50 年代末，微观辨证伴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浪潮而萌芽，现代科技发展催生出的大量微观指标和“证本质”研究推动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对于传统中医直观整体采集所得的四诊信息，人们把仪器检查采集到的客观、可量化的诊断信息统称为微观指标^[8]。微观辨证，即是运用微观指标作为证的辨别依据或补充参考。与之相应，传统中医辨证被称为“宏观辨证”。

微观辨证在临床实践运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自身的独特性。微观辨证从器官-细胞-分子-基因等水平多维度探索中医证的发生机理和相关物质基础，为中医辨证提供了现代科学内涵。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体的微观辨证，可极大削弱因个人经验和感官差异带来的辨证主观性，提高辨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对于宏观症状无证可辨的隐匿性疾病，微观辨证甚至可以在诊断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因此，微观辨证自诞生以来，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宏观辨证的有益补充，丰富了现代中医辨证体系。

但近年来微观辨证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一定的思维桎梏和发展局限。首先，微观指标诞生于以还原论为指导的医学体系，而中医学的“证”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单一、孤立的微观指标很难全面阐释抽象的“证”的本质；同时微观指标缺乏证的特异性，很难找到判断某一证的排他的特异性理化参数。其次，微观辨证虽然提供了在较深层次上“证”的辨别方法，但若离开中医学整体系统思维的指导，临床运用时很难摆脱自身固有的机械性和局限性，从而陷入“自下而上”还原分析的线性思维的窠臼。因此，微观指标要融入中医学体系，要

在中医思维指导下,使微观指标整体化、系统化,使其承载中医学内涵,从而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微观辨证体系^[2,9]。

4 象思维对发展中医微观辨证的指导价值

4.1 微观指标可作为物象纳入中医象系统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证的本质研究诞生了大量的微观指标,为中医微观辨证提供了可观的素材。但从象思维角度来说,中医临床是察象体道的过程,一切疾病的征象,或直观或微观,都是证之外候、象的范畴,可归于“证的实质”研究范畴,但并非病证本质。因此,应遵循中医学思维模式和方法学要求,将微观指标纳入辨证论治的象系统,这是对微观指标进行中医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此外,传统辨证采集之象资料在“气一元论”框架下因循“形而上”之路,具有模糊性、主观性等局限。微观指标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延伸了传统四诊信息的采集范围,是对以往“形而下”之象采集不足的重要补充,具有积极的现代价值。

4.2 中西方医学运用微观指标的象思维差异

哲学背景的差异是不同医学思维模式差异的思想基础。“气一元论”是中医理论的基石,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观决定了中医学以类比推理为主导的象思维的核心地位。中医辨证遵循从物象上升至意象的思维过程,微观指标作为具体可察的客观表征,属于物象范畴,因此微观指标参与中医辨证也应遵循物象-意象-病证本质(形而上之道)的思维上升过程。以原子论为哲学基础的现代医学,以还原论为导向,认为人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现代医学运用微观指标直接作为辨病的依据,如胃镜和胃黏膜活组织检查异常可以作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依据,是物象-疾病本质(形而下之体)的思维过程。从象思维角度来说,中医辨证是“立象”的取象比类过程,现代医学是“破象”的还原分析过程^[10]。

4.3 运用取象比类赋予微观指标中医学内涵

相对现代医学的实体本体论研究方法,象思维是以关系本体论为核心视角,聚焦于事物在综合因素作用下所展现的功能、性质和作用,而非其实体与构成元素。事物的形质本身是没有所谓的阴阳属性的,只有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才表现出一定的功能、性质和作用,展示出自身的阴阳属性^[7]。因此,微观指标要融入中医学体系,参与到中医辨证的过程中来,要用“取象比类”的“立象”之法赋予其中医学内涵。微观指标从症状(物象)到最终

辨为某一证(意象)的过程中,要明确其阴阳、寒热、表里等相关属性,确定其病位、病性等具体特征。在象思维视域下,即是取微观指标的未知之象,与已知的相近或相同的属性、规律进行充分地类比关联的“取象比类”过程。

4.4 证素辨证为构建微观辨证体系提供方法学工具

中医学依据取象比类建立的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对生命现象的体悟、医疗实践的检验和思考以及哲学思维的加工而成,是在对物象和意象内在属性的本质而深刻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微观指标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是具有复杂性、微观化和还原属性的物象,对取象比类的方法论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证素辨证与人工智能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现代科技的结合,为微观辨证提供了系统整体思维模式的现代研究方法。

证素,即证的要素,是包括脏腑、表里、经络、筋骨、关节等19项病位证素和六淫、精亏、气逆、血瘀、动风等31项病性证素^[11]。证素辨证是辨别外在表征,识别病性、病位证素,确定证名的思维过程,即根据“表征-证素-证名”建立的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统一体系。证素辨证可以为微观辨证体系的构建提供研究范式。通过采集宏观症状体征和微观参数并进行分析,根据各证候的贡献度赋予分值,形成证素,分析微观指标与病位、病性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分类。如本团队前期开展的阴道镜中医望诊体系的研究,以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为研究对象,采集中医四诊信息,并构建宫颈局部微观分区图,进行阴道镜检查,分析宫颈的局部解剖定位的不同分区病变与五脏的相关性^[12],从而完成对病位意象的取象比类过程;同时,采集宫颈、宫颈分泌物、宫颈异常血管的形态、色泽等微观数据,分析其与病性、病位等相关性,进一步完善对病性、病位意象的取象比类^[13]。同样,胃镜、X线、CT等所取得的微观数据或可通过类似的系统分析方法构建中医微观辨证体系,从而为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认识提供可能。此外,证素辨证通过对外在表征和证素的量化判断,使证的轻重缓急可以测量,对于数据量化类的微观指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价值。

4.5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优化取象比类的结果

疾病的征象是多维、多变的,征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且临床上单一的证比较少,相兼错杂的情况居多,这都是取象比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象思维与人工智能具有良好的

结合属性^[14]。物象的收集本质上与人工智能的信息采集过程类似,机器感知和人工信息输入拓宽了传统物象的收集途径,图像识别、智能感知等实现了数据采集的自动化,从而为物象信息的智能化、大数据化提供基础。而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过程则可为中医取象比类提供科学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等算法对临床信息进行归纳、比较,通过五行生克将脏腑官窍等分属五行,建立内外联系、相互沟通的功能系统^[15]。证素辨证在数据集和处理上存在独特的优势,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加入,可以进一步优化证素辨证的过程。

5 结语

微观辨证是中医诊断与时俱进的成果,也面临着中医现代化的共性难题,即如何实现具有中医特色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微观指标的取舍和运用,要在立足中医思维和中医学本体论、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上,坚持中医学理论框架的主体性,否则会有流于形式、失却根本之嫌。象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思维,相信对其思维内涵的精准把握和合理化运用会为中医微观辨证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全小林,郑玉娇,刘文科,等.浅谈现代中医思维模式及其临床应用[J].中医杂志,2017,58(13):1104-1107.
- [2]陈启亮,李灿东,黎晖.对微观辨证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J].中医杂志,2022,63(1):5-7,11.
- [3]姜开运,梁茂新.基于象思维的中药五味理论解析[J].

中医杂志,2017,58(16):1351-1354.

- [4]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21(3):6-8.
- [5]张其成.“气-阴阳-五行”模型的复杂性再探[J].中国医药学报,2003,18(5):276-279.
- [6]张立平,于智敏.辨证论治四要素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1):10-12.
- [7]王永炎,张启明.象思维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J].自然杂志,2011,33(3):133-136.
- [8]李灿东,杨朝阳,廖凌虹,等.微观参数的中医辨证意义[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12):2916-2920.
- [9]何泽民.中医学微观辨证的属性及其指导意义[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7,37(8):1000-1002.
- [10]刘佩珍,刘月生.论中医辨证论治的象思维特性[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2(5):24-26.
- [11]李建超,彭俊,彭清华,等.证素及证素辨证研究的思考[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6(2):3-8.
- [12]吴冬梅,龚婷婷,李灿东.基于阴道镜成像探讨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局部病变分区与五脏证素的相关性[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4):1355-1358.
- [13]吴冬梅,张良琴,李灿东.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阴道镜下宫颈征象与中医证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3):871-874.
- [14]李明珠,陈谦峰,任朝莹,等.大数据时代下基于象思维的中医状态辨识[J].中医杂志,2021,62(10):829-832.
- [15]杨燕,熊婕,王传池,等.人工智能思维模式与中医“象思维”的相似性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0):4419-4422.

Xiang (象)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Value for Microscop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XU Yunhao¹, WANG Yang^{1,2}, TAO Wenjuan^{1,2}, LI Mingzhu³, XU Jiexia⁴, LI Candong^{1,2}

1.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Key Laboratory of TCM Health State Identifi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122; 2. Research Center of Four-diagnosis intellig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of TCM,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As microscopic indicators are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i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the microscopic indicators into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establish a microscop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stem with TCM features. Xiang (象) thinking is the key in constructing the human life model in TCM,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s reflects the thinking process from *wu xiang* (物象, visible phenomena, concerning symptom) to *yi xiang* (意象, imager, concerning syndrom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use of microscopic indicators in modern medicine is to “break *xiang*” by building connections from the *wu xiang* to the essence of the disease (physical body), while the use of microscopic indicators i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establish *xiang*” following the *wu xiang* to *yi xiang* and disease and syndrome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microscopic indicators can be endowed with TCM connotations through analogism, and syndrome elements differentiation provides modern methodological tools for analogism and construction of microscop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nalysis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 results of analogism.

Keywords *xiang* (象) thinking; microscop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收稿日期: 2021-12-19; 修回日期: 2022-02-06)

[编辑: 侯建春]